

【宋】文同著 胡問濤羅琴校注

文同全集編年校注

上冊

巴蜀書社

〔宋〕文同著 胡問濤 羅琴校注

文同全集編年校注 上册

巴蜀書社出版

一九九九年六月·成都

四川省古籍整理規劃重點出版項目
四川省教育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

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一

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
知制誥
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

明蜀內江李

應魁務滋甫纂
應瓊務愴甫校

詞賦

超然臺賦

方仲春之盎盎兮覽草木之菲菲胡怫鬱於余
懷兮悵獨處而無依陟危譙以騁望兮丘阜摧



文同墨竹圖軸（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

文正祠筆蹟：若

侍

其人之有右合人既喜

而且孺生也此雲字子

孟夏丙寅陽守

居平一雲國題

石室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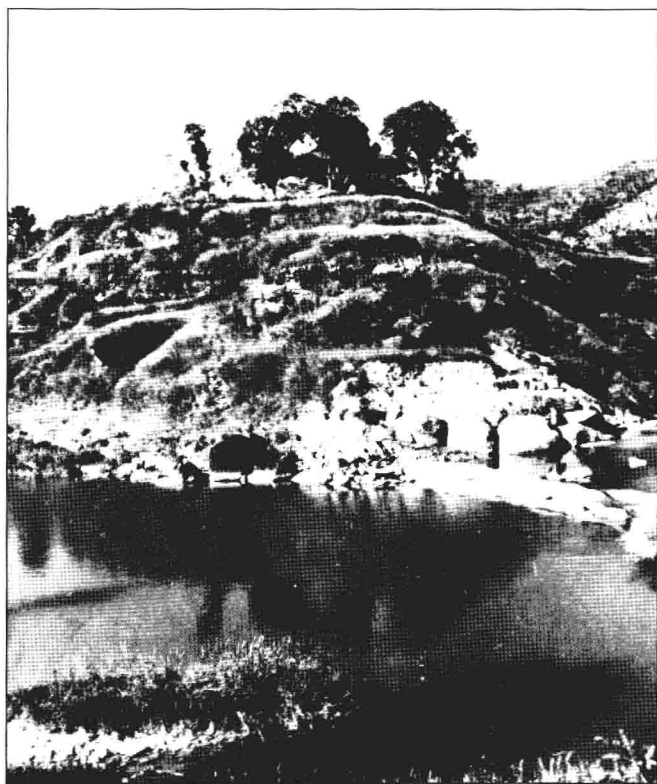
可



竊觀



文同故里（四川省鹽亭縣永泰鄉文同村）



鹽亭鵝溪及鵝溪寺遺址

前言

文同，字與可。西漢蜀郡（今四川成都）太守文翁之後，人稱石室先生；最終被任為知湖州（今浙江湖州），故又稱文湖州。北宋真宗天禧二年（一〇一八）生於梓州永泰縣（今四川鹽亭永泰），神宗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卒於赴任途中的陳州（今河南淮陽）宛丘驛，哲宗元祐九年（一〇九四）葬於永泰故里。文同墓在今永泰鄉文同村，被列為重點保護的古迹。

文同是一個『端靜而文，明哲而忠』^{〔一〕}的正人端士，司馬光稱贊他襟韻蕭灑如同『晴雲秋月，塵埃所不能到』^{〔二〕}。他是仁宗皇祐元年（一〇四九）進士，三次在朝作官，曾任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、秘閣校理、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、判登聞鼓院，但為時不超過兩年。為了孝養雙親和避開朝中變法與反變法的黨派之爭，他長期在州郡任職，曾先後擔任過邛州（今四川邛崃）軍事判官、靜難軍（今陝西彬縣）節度判官、邛州通判、漢州（今四川廣漢）通判、知普州（今四川安岳）、知陵州（今四川仁壽）、知興元府（今陝西漢中）、知洋州（今陝西洋縣）。他是一個『不趨時好，不避權仇』^{〔三〕}的清官，王安石稱他為『循吏』^{〔四〕}。他對宋神宗、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採取不偏不倚、不急不緩的態度，以『中道』即中庸之道去推行新法^{〔五〕}。他在各地興利除弊，辦學倡文，『所至尤卹民

事〔六〕，「所至皆有政績」〔七〕。他廉潔而簡樸，蘇軾稱他「清貧太守」〔八〕，並說：「哀其極貧，後事索然，」〔九〕。他死之時，「梁洋之民悲思」〔一〇〕；他死之後，邛州、鹽亭相繼為之建祠、出書。

文同自學成才，是一個詩賦書畫全能的大藝術家。他是蘇軾、蘇轍的「從表兄」，又與蘇轍為「親家翁」，三人情誼深厚，互為文藝知己。二蘇對他推崇備至，贊賞不絕。蘇軾曾說：「亡友文與可有四絕：詩一，楚辭二，草書三，畫四。」〔一一〕蘇轍也說：「發為文章，實似其德。風雅之深，追配古人。翰墨之工，世無擬倫。」〔一二〕。

他是一個大畫家。他提出了「胸有成竹」〔一三〕的繪畫理論；他創造了「以墨深為面，淡為背」〔一四〕的墨竹畫技法；他創作的「不施勾勒的寫意墨竹，兼有書法之妙；他的墨竹『富瀟灑之姿，逼檀欒之秀，疑風不動，不笋而成』」〔一五〕，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美學價值；他開創了墨竹畫派，即湖州竹派；他和蘇軾一道，推進了文人畫的形成和發展。今存文同墨竹尚有：偃竹圖、風竹圖、單枝墨竹、倒垂竹，蘇軾文同墨竹枯木合卷、偃竹圖（臨本），分存大陸、臺灣，被海峽兩岸及海外人士視為國寶。

他是一個傑出的書法家。《宋史·文同傳》說他「善詩、文、篆、隸、行、草、飛白」，其草書和飛白（以筆劃中絲絲露白為特點）尤被蘇軾嘆為觀止〔一六〕。他見道上門蛇而得草書之妙的故事，傳為書史佳話〔一七〕。他作書時「落筆如風」，而收到「坐人爭索」〔一八〕的藝術效果。他的筆迹尚存跋范仲淹《道服贊》和跋王獻之《送梨帖》的跋語，見于清乾隆拓《三希堂法帖》。

他是一個有獨創性的詩人。蘇軾稱贊文同『四絕』，以詩為首，又說：『老兄詩筆當今少儔，惟劣弟或可以彷彿。』^{〔二〕}按其詩作數量（八百六十多首）而言，文同可算一位大家。他的詩歌題材豐富，體裁多樣，以反映民生疾苦之社會詩的思想性為最強，以描繪自然景物（田園、山水、園林、竹木、花鳥）之寫景詩的藝術性為最高。他的《織婦怨》受到錢鍾書的高度評價^{〔三〕}，他的《晉公澗》可以同杜甫的《宿花石戍》前後輝映。他以藝術家的情趣和畫家的視覺，創造了以畫寫詩、詩畫結合的寫景手法：或以繪畫的構圖方法來為詩中景物定格賦形；或以繪畫的設色方法來為詩中景物敷彩渲染；或把繪畫術語寫入詩中；或把詩中景色比作圖畫或名畫家的圖畫。錢鍾書說：『文同是位大畫家，他在詩裏描摹天然風景，常跟繪畫聯結起來，為中國的寫景文學添了一種手法……在他以後，這就成為中國寫景詩文裏的慣技，西洋要到十八世紀才有類似的例子。』^{〔四〕}

蘇軾曾經嘆息文同詩名為其畫名所掩：『君詩與楚詞，識者當有取。但知愛墨竹，此嘆吾已久。』^{〔五〕}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也說：『特以墨竹流傳，（其詩）遂為畫掩。』九百年來，文同全集無編年校注本問世，近代、現代的各種文學史、詩歌史也把他遺漏了，研究文同詩文的論文可說是寥若晨星。因此，整理、出版文同全集，研究文同及其詩賦書畫創作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本書是四川省古籍整理規劃出版重點項目，四川省教育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，巴蜀書社約稿。本書的校注，得到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傅平驤教授的親切關懷。傅老先生德高望重，學識淵博，

功力深厚，給了我們很多教益。

本書的出版，得到綿陽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廖世孔主任的熱情支持。他有感于文同為官所至皆有惠政和詩賦書畫創作的光輝成就，認為整理出版文同全集對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大有裨益，積極促成本書出版。

最後，順便說明一下。胡嗣坤，筆名胡問濤，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，現為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。一九八四年出版的《杜甫評傳》（二人合作），已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》；一九九一年出版的《蘇舜欽集編年校注》（二人合作），獲第二屆（一九八八——一九九一）全國古籍優秀圖書二等獎，四川省第五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；為《漢語大字典》（此書獲中國圖書獎、國家圖書獎等）編審之一，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榮譽證書；另參與編寫過幾種辭書，為《四川歷代文化名人辭典》編委之一；還在大陸及臺灣發表論文二十一篇，其中部分文章是與羅琴合作撰寫的。羅琴，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，現為重慶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教授、漢語教研室主任，已發表、出版論著十餘萬字。二人新合作的《王昌齡集編年校注》亦將出版。本書疏誤難免，祈望批評指正。

胡嗣坤（問濤）

羅琴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

- 〔一〕蘇軾《墨君堂記》
- 〔二〕司馬光《小簡》
- 〔三〕范百祿《文公墓誌銘》
- 〔四〕王安石《送文與可學士倅邛州》
- 〔五〕文同《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》
- 〔六〕范百祿《文公墓誌銘》
- 〔七〕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
- 〔八〕蘇軾《文與可畫篋筥谷偃竹記》
- 〔九〕蘇軾《與李公擇書》
- 〔一〇〕范百祿《文公墓誌銘》
- 〔一一〕蘇軾《書文與可墨竹并叙》
- 〔一二〕蘇轍《祭文與可學士文》
- 〔一三〕蘇軾《文與可畫篋筥谷偃竹記》
- 〔一四〕米芾《畫史》
- 〔一五〕《宣和畫譜》
- 〔一六〕蘇軾《文與可飛白贊》
- 〔一七〕王微《丹淵集叙》
- 〔一八〕蘇軾《跋文與可草書》
- 〔一九〕蘇軾《小簡》
- 〔二〇〕錢鍾書《宋詩選注》
- 〔二一〕錢鍾書《宋詩選注》
- 〔二二〕蘇軾《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沒追和其韻》

校注說明

一、文同詩文的結集和校刻

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文同逝世，留下詩文遺著甚多。其同年老友、資政殿學士、蜀人范百祿所撰《文公墓誌銘》曾說：『（文同）平生所為文五十卷。』未言刻版傳世，應是手稿。宋徽宗崇寧、宣和間（一一〇二——一二二五），元祐黨禍正熾，文同曾孫鶯整理同之遺集，去其犯時諱者，編排為『家集』四十卷，疑已刊行於世。從徽宗到寧宗，歷時甚久，更經南渡大亂，若未刊行於世，手稿豈能完好保存？慶元元年（一一九五），知邛州家誠之據文鶯『家集』重加釐正，刊刻以傳，即世所謂慶元刻本。據家氏《〈丹淵集〉目錄題後》言，當時僅略為更動詞賦、樂府排列之次第：『詩之次序則從其舊。惟取詞賦列後篇首，以見先生用意於古學；樂府次之；古今詩又次之；他文又次之，仍分為四十卷。』足見變動不大。其增加者，僅卷首載家氏所撰之《石室先生年譜》，卷後附家氏輯佚之《拾遺》二卷，及彙編諸公書翰詩文之《附錄》一卷。家氏在《〈丹淵集〉目錄題後》及《〈丹淵集〉拾遺卷跋》中指出：『第一，文鶯『家集』『編次可謂不倫』，『先生之詩用是不復可譜，僅譜其平生出

處大概耳。』第二、『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矣。』第三、『間有詩與坡（蘇軾）往還者，輒易其姓字。』即以『胡學士』、『胡侯』、『子平』指代蘇軾。

以《丹淵》命名文同全集，到底出於詩人本意，還是文鶯編『家集』時命名，還是家誠之之慶元本所命名，已難考證。南宋以後，歷代官私書目如晁公武之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之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、錢謙益《絳雲樓書目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等，以及《宋史·文同傳》諸書，皆著錄『文同《丹淵集》四十卷』。為什麼命名《丹淵集》？考『丹淵』之義，一為水名。《漢書·律曆志下》：『（帝堯）讓天下於虞，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。』即發源於陝西商縣東入河南注入均水之丹水。二為神話中的地名。阮籍《采薪者歌》：『日没不周西，月出丹淵中。』指月出之處。均非《丹淵集》命名之所自。明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鹽亭知縣蒲以憚在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序》中對此作了探討：『稽其題曰《丹淵集》，說者謂是集也如冰甌浩露，又如碧霄朱霞，其思淵霽，其文丹彩，以此為丹淵之象。余切謂不然……試觀先生翩翩附青雲於宋皇祐、熙寧間，身依雲舍，厭承明而棲外郡，乃設施奏對，復能安疆撫衆，以斬報稱朝家，德誼經綸，已足瑞映千秋。故時出之為文章，而西崑、徐、庾、宮商迭奏，如珠玉藏於淵，方折圓折，靡不波而成瀾；如赤水出崑崙而浮而為氣，蒸而為霞，皆呈五色。鳴（乎），此其為《丹淵》源乎！』此說雖然并非全無道理，但係出於臆測。文同在治平年間所作之《刻李至送張忠定知益州詩記》中曾說『鸞鳳之集於丹山，而珠貝之聚於紫淵也』，而在洋州任上，他曾遊開化院并題壁云：『來觀古柏。丹淵客丁巳五月二十三日期。』

《輿地紀勝》卷一九〇）可以認為：《丹淵集》之命名乃根據文同自稱『丹淵客』，人稱『丹淵先生』。

家誠之編刻《丹淵集》，使文同遺作得以歷經宋元而保存至明。萬曆三十六年（一六〇八），內江人李應魁、李應瓊刻印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》，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）吳人吳一標刻印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，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鹽亭知縣浦永懌刻印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》，崇禎四年（一六三一）常熟人毛晉重修刻印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。至此，《丹淵集》有兩個系統：一為未經陳眉公訂正的，一為經過陳眉公訂正的。兩個系統的祖本都是家誠之的慶元本。乾隆四庫全書本出自『鮑士恭家本』，但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未說明係何版本。民國四部叢刊本即崇禎本，係影印上海涵芬樓所藏明汲古閣刊本。刻印最精的，是三十六年本；錯字較少的，是崇禎四年本和四庫全書本。

九百年來，文同全集向無注本。但校勘《丹淵集》者則不乏其人。明代，有陳眉公。陳眉公，名繼儒，字仲醇，號眉公，華亭（今江蘇松江）人，工詩文書畫，與董其昌齊名。清代，有梁山舟和無名氏。梁山舟，名同書，字元穎，號山舟，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乾隆舉人，特賜進士，疊遷侍講，以文章書法名於世。民國有退舟和傅增湘。退舟，當係別名，姓名事迹不詳。傅增湘，字沅叔，四川江安人，歷任教育部長、故宮博物館館長，為著名學者，藏書甚多。以上諸家所校，改字不多。近年，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全宋詩》，巴蜀書社出版的《全宋文》，分別對文同詩文作了校勘，但限於其總集的性質和體例，所用對校版本及參校書不多。本書在參考諸校的基礎上，出校多有增添。

二、本書的校勘

(一) 以商務印書館影印上海涵芬樓藏明汲古閣刊本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(即崇禎四年毛晉重修本，或稱汲古閣本，簡稱四部叢刊本)為底本。

(二) 主要參校以下版本：

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》(明萬曆三十六年李應魁、李應瓊刻本，簡稱三十六年本)

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(明萬曆三十八年吳一標刻本，簡稱三十八年本)

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》(明萬曆四十年蒲以儼刻本，簡稱四十年本)

《丹淵集》(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簡稱文淵閣本)

《丹淵集》(民國九年楊體仁據鞍伯山房版刻本，簡稱鹽亭本，二卷)

(三) 主要參考以下校記：

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》(明萬曆四十年蒲以儼刻本)梁山舟校記(簡稱梁山舟校)

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(明萬曆三十八年吳一標刻崇禎四年毛晉重修本)傅增湘校記(簡稱傅

增湘校)

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》(明刻本)佚名校記(稱無名氏校)

《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》（清據明萬曆三十八年吳一標刻崇禎四年毛晉重修本鈔）退舟校記（簡稱退舟校。該鈔本卷十三末署：『民國七年三月九日退舟依原刊本校訖。』）

（四）還參校了以下諸書：

《宋詩鈔》（吳自牧、吳之振、呂留良編選）

《全宋詩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，劉泰焰校）

《全宋文》（巴蜀書社出版，王曉波校）

此外，還參校了總集、類書、地理總志、地方志、史籍、別集等近二十種。

（五）本書的校勘，不專主一本。對各書之取捨從違，視《丹淵集》中正文文義而定。其有改訂（改字、增補、刪字、更正誤倒）或重要異文提供參考者，皆於每篇之後作出校記。

（六）古體字、異體字徑改為通用字，不出校。其對應於今之簡化字者，一般沿用不改。

（七）本書的標點，較之《全宋文》多有不同之處；較之《全宋詩》，亦有不同之處。

三、本書的編年與編排

《丹淵集》『編次不倫』，以『所居為別』編詩，以文章體裁編文，造成詩文繫年不清。本書在詩文編年上用力頗勤，新編排文同詩文為八個部分、三十二卷：